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四
七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

臣

彭元琬

謄錄貢生

臣

章松雲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六月癸丑朔詔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
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南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收成應
淮南東西兩浙路諸般逋負不問舊新有無官本並特
與權住催理一年內已有寬限者即依元降指揮從蘇

軾之言也

蘇軾在揚州與呂大防書云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舊

錄載此事甚略新錄又不加考詳今特表而出之詔語與軾所奏並同具為從軾奏請無疑也御集有元降御札舊錄頗刪潤之今悉存本文

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

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

乙卯詔諸路茶稅並專委提刑司管其稅務毋得以茶稅錢更易作雜稅收附其令本州通判及發運轉運提刑司覺察仍許人告首監官專攔坐違制分故失定罪若事由監官而專攔自能告首者免罪外支賞錢三百

貫文以賣酒場錢充

辛酉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

為右光祿大夫

政目呂大防
轉官在七日

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

蘇頌為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本傳
云頌

自至和中入館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登用
朝野相慶明日哲宗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曾肇誌
墓亦無此政目頌
為中書相在七日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蘇轍為太中

大夫守門下侍郎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為太

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太中大夫范百祿守中書

侍郎翰林學士左朝散大夫梁燾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太中大夫守御史中丞鄭雍為尚書右丞左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權戶部尚書劉奉世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梁燾辭尚書左丞願於舊臣耆德疎遠之地圖任老成揀拔雋良庶使輔佐得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中使趣拜燾曲謝曰太皇太后曰盡出官家意燾再稱謝太皇太后曰官家盛德日成正要卿等輔佐燾對曰臣不才謬當寵任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

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太皇太后曰比來朝廷
有何闕政燾對曰今聖政日新天下安靜如邊防河患
內外講究須博詢通習其事者校利害為之如邊事須
問西人河事須問河北人叅酌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
世久在侍從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又言今日邊事為
急范育治邊有功宜先用之又言安燾許將皆舊人可
倚任者一日議兩制差除執政異同不決呂大防顧燾
問誰可燾曰相公久居朝廷收養人材固多宜自有人

惟是不以愛憎牽於偏聽以朝廷得人為已任此所以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燾曰：天下何嘗乏材？但好人不肯自向前來求進，須朝廷識拔，則有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大防曰：須在識別。分明燾曰：公生明則

識別自然明矣。

此據梁燾行狀又云：太皇太后問別有何事。燾徐曰：蔡確竄逐多日，願徙內地。

新號瘴癘窮惡之地，一日確先朝露有傷，陛下仁政按燾初擊蔡確甚力，今始執政，乃有是言，恐行狀飾說也。

附見當考

詔夏賊犯河東五萬以上，兵難以枝梧，合銷諸

路牽制者。麟府路令府州軍馬司嵐石州令石州都巡

檢司舉橫烽入廊延路報以次路分仍各別舉橫烽至太原府帥司納火麟府路仍聽軍馬司徑報諸路出兵牽制其河東路得諸路橫烽除報帥府外亦別以一路橫烽轉報府州軍馬司納火仍令諸路遇賊入寇合要牽制策應除移牒逐路經略司外更徑報麟府路軍馬司照會其諸路得河東橫烽若麟府軍馬司得諸路橫烽並簡習軍馬便為牽制之備速赴順便堡寨駐劄未得出界各候被賊路分報到審驗得實可以牽制即依

累詔從長取利進兵先是河東經略司言橫烽之法本路與陝西諸路難以一律故有是詔

癸亥詔陝西河東路就糧禁軍人負節級因犯私罪降充本城牢城指揮內選年五十以下武藝不退堪任戰鬪人權分隸元軍分額外收管支廂軍請受遇有事宜隨軍差使候有戰功量輕重特與禁軍內比附舊職等

第安排從樞密請也

新無

甲子禮部侍郎韓川為龍圖閣待制知潁州

韓川之出必有故當

考川為禮侍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時范祖禹亦無禮侍

天章閣待制知鄧州黃

履知應天府尋改青州

改青州在十六日今並書

宣政使和州刺史

內侍副都知趙世長領忠州團練使 詔諸路廂軍遇

差撥屯駐兵士三十人以上令本處委官一員與主兵

官躬親按簿點差以河東路言役兵多輕重不均致有

逃亡故也

知衡州柳韶令再任以湖南言其課績優

異故也

置廣文館解額

玉牒甲子日事今以法冊所載詳著於後

禮部狀

近準都省批狀勘會開封府遇科場歲多有四方舉人

冒貫畿縣戶名取應及太學生貢依條須在學及一年方預就試其間有未及一年之人亦不免有寄貫取應之弊檢會舊制國子監取應舉人先於廣文館補試給牒取應今欲復置廣文館生貢送禮部看詳立法申尚書省禮部檢會元祐貢舉勅進士解額開封府一百人國子生四十人其諸科依舊條開封府二百四十人本部昨已曾乞將諸科量留四十人解額外其餘二百人并開封府進士及國子生共為三百四十人發解廣文

館生負今再行看詳開封府進士解額一百人即乞依舊外將本府諸科二百人并國子生四十人共為二百四十人解額並撥屬廣文館以補中生負每十人發解一人今擬修下條諸開封府舉人投下取應文字限試補廣文館生負鑠院前納畢違者更不在收接之限如有事故服制節目拘礙若至八月一日合該投下文字者許令家人親屬投狀召命官二負保實亦聽收接諸補廣文館生負以二千四百人為額諸進士解額開封

府一百人如投下文字不及千人以上即每十人聽取一名廣文館二百四十人以補中生貢每十人發解一名諸試補廣文館生貢於科場歲六月五日鑠院委主司定日引試諸廣文館生貢於開科場七月終已前齎元授公據赴國子監照驗並投納保狀試卷請解其公據至並行毀抹如請解不中即仍去聽別試補又勘會四方舉人已置廣文館許令就補別立解額竊慮尚有詐冒開封府戶籍取應及本府舉人亦有更易名字於

廣文館投下文字兩處就試之弊若不別立嚴禁終是未能杜絕今欲修立下條諸舉人詐冒開封府戶籍取應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五十貫雖已及第並行駁放保官及本屬官吏耆鄰書舖知情并與戶籍令詐冒者並與同罪同保人並殿二舉諸開封府舉人已於本府投下文字更不得就補廣文館生負違者依貢舉兩處應舉法並從之 禮部狀勘會國子生依條以二百人為額其解額以四十為定數自來依條若滿一百人依

額解發若不滿一百人並與國學進士混試發解昨來就試近二千餘人太學解額四百七十六人昨來就試人共一千九百八十五人解發過三百九十六人并避親人在內并國子監狀太學生貢上舍一百人內舍三百人外舍二千人元祐五年發解國學舉人每五人四釐二毫一忽解一人

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詔依禮部所申今後

太學舉人并國子生發解並依元祐五年發解取人分數施行 吏部狀檢會元祐薦舉令諸路舉幕職州縣

官改官者以三分之一舉充幕職官若不及三員及有

餘數聽從便

謂如合舉五員舉二員改官一員充幕職官餘二員改官幕職各從其便

即舉

流外人充令錄或換使臣者並理改官人數勘會所舉

不及三員及有餘之數為本條有聽許從便之文不分

所舉改官幕職員數以此就優皆許改官致今來吏部

待次改官人數稍多欲將上條餘數聽從便員數並權

改作奏舉幕職官其不及三員者即通計三年合舉員

數以三分之一舉幕職官

謂如舉二員者前一年舉改官二員餘二年各舉改官幕

職官各一負合舉一負者前二年各舉
改官一負餘一負舉幕職官共三負
仍自元祐八年

正月一日為始候改官待次人稀空令吏部申尚書省

從之

此據編錄冊七年六月十二日聖旨增入

乙丑詔諸州縣長官及監糴常平斛斗官通一任內所

糴斛斗如無虛費官錢可存留變易者委本州保明監

糴官依糴買糧草名數等第酬獎州縣長官降監官一

等

丙寅徐王府記室叅軍龔原加祕閣校理

七年六月十五日朝旨

左朝奉大夫權兩浙路轉運副使毛漸狀自到任已
來巡歷所至州縣取索到諸鄉第三等以上人戶差役
鼠尾都簿點檢所差色役逐處多稱不曾起置只有逐
鄉五等丁產文簿緣各鄉丁產簿卒難見得差役失當
唯是鼠尾都簿易為檢察雖已一面行牒管下杭越十
四州指揮諸縣各起置鼠尾都簿將所管諸鄉第三等
已上人戶依物力等第人丁數目衮同鼠尾排定於逐
人名下注鑿逐次所差色役名目年限得替月日官負

對行簽押以備點檢外緣於役法未有立定明文慮諸縣不能遵守須至申請伏乞朝廷更賜詳酌申明立法行下貴得有所遵守戶部看詳所造丁產文簿自合將耆戶長當官供過人戶稅產物力與舊簿比對依次等品量於簿內逐等下鼠尾排定遇差役依條書鑿所差色役年月日及替人姓名即人吏無由移易高下今據本官前項申請竊慮逐路施行不一今欲申明行下諸路詳此施行若未係改造文簿去處只據排定資次於

見用丁產簿內依此鑒定都省批送戶部依所申施行

戊辰天章閣待制吏部侍郎顧臨禮部侍郎范祖禹並

為翰林學士祖禹以百祿方執政乞避嫌補外不許

祖禹

為禮侍在去年九月十八日時彭汝礪已先為禮侍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汝礪改吏部韓川却為禮侍與祖禹並立今年六月十二日川出知潁州十六日祖禹遷內翰十八日曾肇除禮侍自是禮侍止有一人

龍

圖閣待制知青州錢勰權戶部尚書寶文閣直學士兵

部侍郎李之純為御史中丞兵部員外郎呂希哲為崇

政殿說書用范祖禹之言也 中書舍人孫升為天章

閣待制知應天府監察御史董敦逸言升文辭疎謬非
代言之才而又懷邪挾私情涉譏斥今既加美職又付
近藩與善去者無異請加黜謫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升
行梁燾鄭雍詒詞有勿卹用人不終之言升居代言之
任乃因詔命刺譏朝廷請叅驗情實特賜睿斷以協公
議詔升罷天章閣待制為集賢殿修撰權知應天府改修
撰在二十二日今附見梁燾鄭雍詒詞當求全本

元祐渾天儀象成詔三省

樞密院官閱之

庚午寶文閣待制曾肇為禮部侍郎

去年九月三日十八日十一月二十

一日今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日當考

兩浙轉運副使岑象求為戶部郎中

戶部郎中馮如晦為集賢校理知梓州左承議郎秘閣校理劉唐老為兵部員外郎右朝奉郎程之元為主客郎中寶文閣直學士知壽州謝景溫知鄧州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知潁州晏知止新除知鄧州按知止庸懦不才貪汙無耻昨任成都府路轉運使日每巡歷州縣殊不以觀省風俗按察官吏為意專務營私誅求無厭

自當投置閑散以戒貪夫詔知止知壽州

知止除鄧州在十二日今

此附

樞密院言近言者稱蘭州諸族蕃官以骨肉為質

戶處之城中自屬漢後頗安其業請留質院如願歸族
下者亦聽從便時种誼相度若各令歸族下緣與賊隔
河每歲冰合復遣入城徒生疑惑乞增展質院且令依
舊并得首領準覺斯等狀質院各有自置舍屋日有蕃
客安泊資以自贍願且於質院居住范育相度欲依軍
角四等所乞又所修蕃市工料浩大昨慮夏國疑惑候

邊事寧息修展勘會正當今來邊事所修蕃市宜俟寧息詔范育更切斟酌事宜具實以聞

壬申環慶路經略使章綵奏檢會西賊去秋無故輒舉大衆侵犯麟州驅擄人民劫略孳畜河外籬落為之蕭條朝廷所重人命所惜民力未即討罪但絕朝貢犬羊獠狼不知創艾今春以來屢寇綏德復以重兵壓涇原之境五十餘日肆其毒螫無所顧憚又於沒煙峽口築壘自固將為家計於此而數令勁騎窺伺邊隙貪噬之

勢未有已時蓋葉普專國利其有事以為資藉包藏禍
心陰謀竊據雖朝廷仁民愛物不忍生靈肝腦塗地而
賊情變詐乘吾不意輒來侵擾是朝廷專以不殺為務
而其實未能止殺也嚮者朝廷令諸路講淺攻牽制之
法然如昨來舉數十萬衆與涇原對壘而近邊部族皆
先起遣深入平夏蓋出師牽制亦有不可用之時然術
固有不殺而能扼賊之咽不戰而能伐賊之謀者惟擇
地築壘迫近橫山以漸困之乃今之上策也大率此賊

平日輒敢跳梁畔援少屈而復振暫服而愈驕者無他
得橫山之利以為資恃橫山之險以為固而已今若因
其寇犯築壘兩界之間以示必取橫山彼如震恐所憂
者疆土日蹙也彼既憂恐則休兵有期且賊之長技便
於野戰中國之利所恃者城守因吾所利以奪其資用
吾所恃以披其固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不殺止殺帝
王之師盡於此也遂乞進築洪德寨西北白馬川地名
灰家背及修復大順城廢安疆寨皆不從

此據章藻奏
議修入奏議

進築序云不克施行築奏甚詳今別注此下十月十二日可考檢準元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陝西沿邊見各有緊切控扼賊馬道路以自來夏國講和未嘗修築堡寨今既絕彼貢奉可以乘時踏逐地基修築奉聖旨令環慶路經略司疾速選官帶領合用人馬親詣漢界及並漢地生界內選擇形勢要害堪作守禦寨基去處先據漢蕃地內緊要處選定兩處約度每處城圓地步大小并去見今城寨四至遠近著望去處及多少月日可以畢工子細畫圖開說聞奏仍先行計置一處合用樓櫓材植物料等百色名件應于支費錢糧候見實數具狀聞奏所有興工下手先後月日即聽朝廷別降指揮續準當月二十日樞密院劄子節文竊慮諸路所遣官不量事勢緣此深入賊境却致落彼設伏姦便奉聖旨令逐路經略司除漢界寨基依前降指揮外止作本司意度嚴緊約束所遣官如入生界踏逐仰只於並漢界側近去處相度地利按視選擇

即不得輕易深入本司自承準續降指揮後來觀望賊勢未敢建議議速延以至今日又累探得西賊七月已後便欲點集揣度姦計未有歸順之心若不先事開陳竊恐有失機會遂於環慶州界合踏逐到可以修建城寨利便去處尋選差權本司幹當公事种建中計會皇城使權第二將折可適官苑使本路兵馬都監第三將張誠親詣逐處相度形勢利害堪與不堪守禦今據逐官申逐處形勢並係要害堪作守禦城寨及約度到逐處合用樓櫓材植物料等百色名件支費錢城圓地步大小并去見今城寨四至遠近著望去處及約度到逐處合用樓櫓材植物料等百色名件支費錢糧下項一處環州洪德寨西北白馬川地名灰家嘴在邊壕內係漢界生地南至見今守坐白魚峰四里東至洪德寨二十里西北去界壕不遠依山據險兩面皆是天塹正當青崗峽口控扼得青崗峽相濟千川同家川三處賊馬來路若於此修建城寨則四面良田約計可得千頃以來足以招置漢蕃弓箭手以為籬落不惟扼

賊喉衿至於平時賊馬常由中原賀子原犯歸德州并自牛圈入怕克巴侵擾日恣剽掠一帶蕃部皆可以照應魚直北去西界清遠軍溝井水窻自來西界屯集人馬之處止是八十餘里去中路牛圈有水草處四十餘里委是要害阻固之地可以修建城寨一處慶州大順城北安驢寨東至保安軍德靖寨七十餘里西至慶州東谷寨五十里南至慶州大順城三十五里北至西界白豹鎮三十五里雖是已給賜城寨緣城形最為便利我得之則柔遠寨大順城荔原堡一帶邊面盡在腹裏控金湯白豹賊馬來路自隆雲川一帶部族不敢寧處賊得之則金湯白豹盡能障蔽自歡樂峯下窺漢川不踰十里卒然寇至脫莫能支賊馬據此以為家計而數出輕騎以擾吾邊則柔遠大順荔原門不敢晝開是以熙寧中賊築壘於此本路三寨枕戈而寢萬一賊復來占據將見慶州東北百里便是賊巢不可不慮也其廢安驢寨兩面亦是大澗因險起城費工極少城中故井

猶在四面良田僅二千頃往年未廢以前瞻養漢蕃弓箭手千人尚有餘地其故城雖已廢毀大率版築處不多且順則與之違則取之自於朝廷無所不可右謹件如前勘會版築之興貴於神速須當預行措置物物具備其樓櫓城門倉庫舍屋合用材料並須成就只令以檢計慶州大順城蕩原柔遠環州洪德肅遠烏蘭官舍樓櫓為名津送至逐寨然後探伺賊中點集人馬侵犯別路則量事勢大小分遣將兵作牽制次第出界或三五十里或百里內駐劄一面版築約半月日可畢工比至賊人知覺城壘已就今來所諸事理或城灰家背或復安疆寨並委本司相度事勢賊寇所聚集遠近擇利興工使其首尾不相及候工畢日許令一面招募沿邊百姓并近裏弓箭手技換分配住佃四面田土以為藩籬仍且以一將兵馬分番防戍候城壘堅全可以固守漸次抽那其合鋪巡防遠硬探人馬亦只於近裏遞相趙那出外委無妨闕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可施行即

乞於三五月前密降指揮所貴不失計置今畫到圖子
二本連粘在前黃貼子勘會灰家背雖是叙行修築亦
不須大段添屯兵馬防守止乞從本司相度臨時於諸
將下及城寨那移本路上兵六百人更推移那東兵三
百人相兼防守仍乞候招刺漢蕃弓箭手及六七百人
即漸次減那東兵三百人却歸元差去處其費頗省為
利甚大又勘會廢安疆寨若復興築則邊面東西始與
廊延德靖寨本路東谷寨相照齊一舊日弓箭手見今
散在葛原堡大順城柔遠寨等處其安疆四面原隰饒
行人所樂居只可令復舊業有不存者量加招募易為
安輯其戰守人兵亦依舊推那移第三將副一員帶領
舊日所定人馬駐劄那移東兵三百人充守禦其那移
東兵候邊事息日却那差上兵抵替歸營蓋今日所使
防戍正兵及弓箭手多是魯經在彼之人地利土風皆
所使習與解置之處利害相遠又所遣將兵防拓支費
須觀賊馬近遠事勢今且以六將人馬為率若賊勢不

至重厚只銷三將人馬其城寨了日合貯錢糧只是近裏趙出人馬更不計會自檢準以下至此或更刪取其要

癸酉桂州觀察使世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中國公諡恭良

甲戌刑部侍郎范純禮為吏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知河中府蔣之奇為戶部侍郎之奇建請天下金穀悉隸戶

部戶部與諸道轉運司職事得以相通更任其責

此據之奇

本傳光祿卿杜純權兵部侍郎國子祭酒豐稷權刑部侍郎

郎殿中侍御史楊畏為侍御史

邵伯溫云呂相不知劉相亦喜畏遷畏殿院以

賞其言按初除殿院二相實同議此時畏未嘗言也今自殿院遷侍御史則劉相去位半年矣謂遷侍御史賞其言

劉相則可謂遷殿院以起居舍人喬執中為起居郎

政目

正月二十八日崔公度起郎六月十日公度潤州執中蓋代公度者也左正言姚勔為起

居舍人右正言虞策為左司諫策首論臺諫官不當用

執政親戚門人以遵國朝舊制

此據策本傳附見其全章當考必有所指也

樞密院言向奉詔遇河外事宜緊急許勾備北將兵

毋得過五指揮今請不拘有無事宜委自都總管司相

度差人替兌母得過半年輪往河外及沿河防拓仍請
額外招募土兵從之 熙河經略司言西蕃斯納等族
背鄂特凌古奔夏國輝和爾兩界往來謀取董戩姪溪巴烏
以董矩為主又蘭州沿邊安撫司探到董戩姪轄揚烏
爾自西海率吐蕃輝和爾人馬去青唐城二百里駐兵有
斯納森摩隆博三族歸之鄂特凌古遣弟布瑪姪結察幹
等率兵追捕為轄揚烏爾所敗又聞轄揚烏爾乃斯納
森摩隆博族召之欲以繼董戩其鄂特凌古自承襲以來

以元非種姓部族頗懷不服又據探報如此然未知轄
揚烏爾與董戩是何親屬青唐部族肯信伏否於董戩
是親人心歸嚮自能漸次招集不順鄂特凌古部族勢須
持久而又青唐日近不與夏國通婚深恐西賊乘此釁
隙援助轄揚烏爾遂窺青唐即於邊防非便苟鄂特凌
古勢寡力虧求援於漢及率衆歸投若拒而不納緣係朝
廷封襲之人兼恐反順西夏共抗中國為患不細若與
援助接納又轄揚烏爾既是董戩苗裔部族信伏於理

未見其可未審何以措置可無後患詔范育審探的實

精心講慮預為謀畫密具方略以聞

溪巴烏即轄揚烏爾也據龍右錄羌人

不敢斥溪巴烏名呼為轄揚烏爾經略司及沿邊安撫司各奏故稱號不同汪藻青唐錄誤載此事於六年六月

今不取

進呈新歷

政目二十二日事當考

丙子詔諸宗室毆縛人者斷罪外取旨奪俸錢即朝陵

上墳者毋得攜戲玩之具隨行

實錄六年十月壬申文州防禦使世鴻傳云故

事宗室皇親既葬歲時不許展省世鴻懇請上矜其誠詔聽之因著為令此事或可附此世鴻保寧節度使從

信子

丁丑左朝請大夫李莘為光祿少卿河東路轉運使集賢校理杜常提舉崇福宮

戊寅度支貲外郎井亮采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副使金部貲外郎秦中權發遣河東路轉運副使左奉議郎陳師錫為校書郎 太常寺言今歲行南郊禮請於秋季內併行景靈宮六殿朝獻詔將來孟冬不罷朝獻 宣

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李憲卒

紹聖元年贈武泰節度使謚敏恪四年改忠敏

舊錄李憲傳云摩正退保山西收叛亡稍立文法衆謂可襲而取憲曰未可圖須其勢分衆潰可不戰而下遣

間招其弟延正降與王韶進取河州斬九十級加東染院使新錄辨曰按王韶傳擊摩正於觀凌城摩正敗走弟結幹延正舉族二千餘人降即非憲謀遣間今刑去舊錄云摩正請降或獻款曰疑我師也憲即解金帶遣使授之摩正徑至麾下捷聞帝製詔褒美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新錄辨曰按摩正降事與神宗實錄不同今刪去以實錄改修舊錄云冬交州叛以憲為安南招討副趙高宰相王安石曰中人監軍此唐叔世故事不可踵罷之新錄辨曰按神宗實錄憲緣與趙高紛爭而罷非安石以中人監軍為言而罷今刪去以實錄改修舊錄云元豐四年諜言夏國有內變詔五路出師問罪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以節制諸軍倣部隊奇正李靖六花陣蕃漢各為一法前鋒遇賊敗之斬首三千級獲首領一十一人馬二千匹復攻喀木族討平之翌日北下蘭州三日至撻珠川攻楚隴薩卜宗二城拔之斬千餘級獲首領十三人餘黨赴水死降者三萬七千

人憲以蘭州古金城地土壤衍沃美水草漢書所謂皋
蘭下者最為河湟要害奏請城之版築方興羗人隔河
而寨憲募死士絕河夜斫其營旦輒引去憲謂諸將曰
賊盛兵以來不戰而去必有謀也彼見吾具舟筏聲言
渡河欲入涼州必引兵由會州渡盤泊設伏於鐵毛山
將鑿我師今第行墮其策中可以有功行次努北山獲
生口問之果然檄王文郁總行營事賊以輕兵迎戰我
乃先設伏於北山下戰才接我師偽遁賊縱騎薄之伏
發賊之先鋒殲焉斬千餘級會天大霧蕃漢相紛拏久
不解又追斬二千餘級引兵乘勝上天都山迫窮摩會
次葫蘆河師行千里轉戰累日下一州兩城斬獲萬計
士馬罷極恐無以自還遂奏班師是時四路出師皆不
至所期諸將無功相繼以罪去而憲獨免復上攻守之
策及進築五利新錄辨曰按五路出師一段與神宗實
錄所載不同今刪去以實錄改修舊錄又云賊入蘭州
乘冰渡河守將王文郁縱騎擊之冰陷賊溺死餘兵忿

攻破西閭殺官兵將吏降宣慶使新錄辨曰按賊入蘭
州一段與神宗實錄所載不同今刪去二十一字舊錄
又云憲籍本路蕃兵五都各為一將以漢官都同總領
部曲麾幟族分戶別援將鼓之勇怯盡應具數以聞詔
著為令新錄辨曰詔著為令不見於實錄今刪修此事
當考舊錄又云哲宗即位會臺劾皇甫旦獄具憲坐奏
事異同罷內省職事降永興路都總管先是神宗委憲
招納董戡斷夏人右臂憲遣皇甫旦使戡戡猶豫且報
不實故連坐責自請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言者不已
降宣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又除右千牛衛將軍
分司南京居於陳未幾復觀察使提舉明道宮卒年五
十一新錄辨曰按皇甫旦事與神宗實錄所載不同今
以實錄刪修舊錄又云神宗以英睿不世之略當中國
全盛時憤西夏鴟張思有懲艾患將帥乏材當食太息
憲以中人侍帷幄備聞謨訓俾臨制閫外遂能恢斥疆
土降其渠率置陣行師有名將風烈至於決勝料敵雖

由中覆皆中機會詔書具在凡三百篇憲奏議七十卷
經制財用三十卷藏於家新錄辨曰憲勞民傷財以取
不毛之地靈武之期永樂之援以追遄敗事不誅幸矣
而云恢斥疆土降其渠率置陣行師有名將風烈欺誕
為甚今並刪改按新錄辨舊錄凡七事其第五事
當考新錄辨誣合隨事附本年月日則此可削

先

是水官建言河蓄元城第二埽請於大名之北築隄以
護京城詔遣朝請郎黃思總役事度長十七里有畸凡
民冢之當道者一百六十餘所桑棗諸木八十餘本廬
井九區當盡撤毀期有日矣魏人號訴於外臺者足相
踵也雖人知其非莫有敢言者轉運副使趙偁至部之

明日乃率同列視元城埽曰是何足虞議者之張皇妄
爾因約同列辨其事同列曰河流衝溢豈人力可測一
日失備罪不細柰何欲保其無虞耶偁曰不保何以信
朝廷衆笑而不答偁度同列不可約乃獨上疏請增貼
本埽罷築護城隄因陳本埽易固護者凡五事曰諸埽
危急多以水行地上今本埽水行地下深者三丈餘而
本埽居上猶高二丈四尺一也水行地上漲則抹岸今
本埽西有廣灘散漫百里才漲數尺即已西傾二也去

歲灘生西岸激水東注今春以來蕩刷殆盡三也昔日埽嘗湍走猶能固護比復實墊勢已安定四也既本隄勢力益壯備禦已至斷可無虞五也又言無益有害者凡八事辨論激切且自請以極典任責疏奏未報水官檄府縣遷民冢有未舉者官為徙之偁復上言論利害力請罷役於是黃思興工方二日而詔罷之魏人聞詔鼓舞相慶明年第二埽又墊水官復請修護城隄增廣為二十七里詔賜度牒募夫調役兵復遣黃思期以五

月舉事方是時僞被命恤按刑獄至趙州遽得報即復
奏言臣嘗有請獲罷此役有司以先建之議必欲求遂
今以有司既遂之請朝廷重行之命臣雖言何益竊自
惟念幸逢聖明在上軫恤民隱未嘗拒言豈可知而不
言自陷欺已不忠之罪且北京之東昔行全河澶淵河
流頃貫城內皆未嘗築護城隄而卒無虞者官吏謹於
固護也今元城第二埽水行平順埽下亦有生灘勢自
可固雖有司欲遂已陳之請而民實何辜祖宗河制謹

嚴歲使結罪比年有司不欲任固護之責為已私便上
下官吏欺蔽成風偷安弛職不恤民物亡事則受賞有
急則議棄其自為謀誠善矣不識設官分職顧何恃焉
願以雇夫萬人增修逐埽罷護城隄會魏人邀訴使者
或議渡河求僦以告之於是安撫轉運司亦言其不可

詔遂罷役

此即政目六月七日所書大名府路安撫司奏乞差黃思提舉築護城隄本末也趙偁行

狀紹聖二年八月戶部貢外郎陳察所作當刪修附六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秋七月癸未孟秋朝獻以雨命執政官分獻
丙戌三省言已令轉運司計置麟府豐五年之糧今秋
成有望慮近裏州軍封樁錢穀難以允移詔除側近州
軍錢糧允移外令戶部支封樁錢銀共一百萬應副

丁亥詔諸獄案內有駁勘及合取單狀或議稟刑名而定斷未得者並大理所斷刑名未當合退送者其同案不相干礙之人並先次定斷

戊子詔以十二月十四日有事于南郊 河東路轉運

司言準勅江南路廢土產稅物場並住買撲商旅因此通行今比較元祐六年一路官監所收稅額已增三萬餘貫竊慮餘路亦可依此施行詔諸路應有人戶買撲土產稅場並依江南西路指揮

四月二十七日初罷江南撲買八月五日蘇軾

云云

已丑淮南轉運使彭次雲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庚寅遼國遣使崇義軍節度使蕭廸副使中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王可見來賀坤成節

壬辰殿中侍御史楊畏言在京刑獄姦弊近開封縣申李寶病癰身死而本臺牒府差官覆驗乃係拷掠至死不可不察其糾察在京刑獄一司今係臺察專領欲乞

今後若禁囚死亡專委御史臺定差自來合檢驗官員
依條檢驗從之

癸巳以翰林學士范祖禹樞密直學士趙彥若修神宗
皇帝正史宰臣呂大防提舉著作佐郎張耒編修限一
年畢侍御史楊畏言竊惟先帝天縱睿智文經武畧發
於事功過於近古非文詞義理足以取信天下則不能
直筆以示來世臣去歲論趙彥若子仁恕為令慘酷賊
汙乃敢抵書監司營救其子恃劉摯姻舊輕蔑朝廷今

乃使誣訟險忿之人論敘先帝功德竊恐大臣殊未深慮也又疏言神宗睿聖功烈顯赫宜求敦實之人以成信史誣訟不直乃得進擬恐為先帝慮未遠也詔趙彥

若修國史指揮不行

王鉅元祐八年補錄以此事係之八年五月且稱翰林侍講學士趙

彥若按彥若修史乃七年七月十二日遷翰林侍講學士乃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鉅誤也今附彥若初除修史時更詳考之八月四日彥若又以密直為國史院修撰詔復置翰林侍講學士以

翰林學士范祖禹為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祖禹固

請補外乃用王洙避兄子堯臣故事特有是除

梁燾行狀云復

置翰林侍講學士
實燾發之

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使范育言于

闐進奉般擦和爾濟勒克伊實密陳中塗嘗為滿裕克所掠乞解
聞朝廷差般擦同和罕王所發兵攻滅滿裕克臣欲乞解
發赴闕審問詔本司選差使臣押伴和爾濟勒克伊實般擦
先赴闕

新無

荆湖南路安撫鈐轄司言全永衡道州徭

賊作過官吏措置有功左朝請郎知永州劉蒙衡州推
官徐暨左宣德郎武安軍節度簽判劉中衡州判官左
膚邵州武崗縣尉借職魏延慶等詔減年循資賜絹有

差新
無

甲午詔在任官員并繫公人不得買諸軍軍馬糧草旁
歷違者徒二年許人告物沒官以尚書省言元祐勅罪
當杖太輕致有冒犯無以懲戒故立是法

新無

丁酉環慶路第三將折可適統兵六千出界於威凌崖
破賊獲級四百四十九生擒七十三人

此據章案
奏議添入

己亥以雨罷集英殿宴 詔以韓愈祠為昌黎伯廟

庚子左朝請郎權發遣江東路提點刑獄王祖道權發

遣福州

此合削去政目
在八月十八日

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為南郊大禮
使禮部尚書胡宗愈為禮儀使龍圖閣學士蘇軾為兵
部尚書充鹵簿使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權知開
封府韓宗道為橋道頓遞使 詔涇原路經畧使謝麟
本路今春以來西賊築城沒烟多為出沒誘致漢兵如
聞本路自二月間已遣人戶入城勾集人馬致有失業
及孳畜頗多死損詳西賊蓄謀乃正以多方欲誤官兵

邊民不得休息合如何禦備子細究心講議條畫以聞
乙巳左朝奉郎張元方為金部員外郎校書郎楊國寶
為集賢校理權發遣開封府推官 詔為故知邕州皇
城使蘇緘立祠於本州賜懷忠廟為額緘再守邕熙寧
中交趾犯邊緘血戰四十餘日殺賊甚衆糧盡不屈而
死從州人之請也 左司諫虞策言獨員乞依例與御
史臺官一員同上殿仍乞自今後諫官獨員準此從之
監察御史黃慶基殿中侍御史吳立禮再論知麟州

孫咸寧管勾軍馬張若訥守邊斥堠不明不豫為清野

致西賊恣行劫畧乞削奪遠竄以警邊吏詔孫咸寧罷

涇原路準備使喚添差監邵州酒稅

張若訥無行遣當考新錄遂削去若

訥姓

廊延路第四將官苑副使向懷德追一官充廊

延路準備差使以經畧司言其私役禁軍借用公使錢

及西賊侵犯綏德城懷德不即時策應以其累有戰功

特免勘故有是貶 詔陝西河東路就糧禁軍人員節

級降充本城已令陝西河東路經畧司選年五十以下

事藝不退堪任戰鬪之人與舊軍額外收管給廂軍請
受遇有事宜責令効命其就糧禁軍雜犯情輕見配降
充本城牢城長行者亦準此仍並不候隨軍便給舊軍
請受人員遞降舊職一資十將依虞候例將虞候至長
行舊五百料錢者給下軍三百料錢請受舊三百料錢
者聽全給新無又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自今緣邊
興造須和雇禁軍並開坐闕少役兵因依條具取旨若
事速不可待報聽便和雇亦具聞奏如委官覆按稍有

不實當置於法先是緣邊惟緊急修造待報不及方許直雇禁軍而諸路不以急緩與可待報者悉雇禁兵充役故申嚴其制

戊申詔應赦前鞫公事諸處申乞不原赦恩或官司故作拖延若被勘之人逃亡並令刑部候案到取旨

新無

己酉左朝請郎丁隲為司封員外郎

六年五月八日知宿州

知德

安軍上官均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尋改東路

改東路在八月十四

日權開封府推官趙仝為梓州路轉運判官尋改權提

點夔州路刑獄仍詔自今後開封府推官未至知州資

序人只除轉運判官

改夔憲乃八月四日今并書

詔南郊行禮合

用大裘更不用黑羊皮以黑繒製造 詔諸路安撫鈐

轄司并西京南京各賜資治通鑑一部

庚戌大宗正司言宗室分異自來未有著令今相度欲

乞除總麻以上不許分析居外袒免已下親父母財產

除永業田及供祭祀之物不許分割外餘聽均分從之

是月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言

軾以七月二十七日
上奏今附月末二十

三日已有詔除兵部
尚書然未入朝也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

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
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為生者朝廷
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
謂此猛政可恃以為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
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
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
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

社稷之利凡為臣子皆為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為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為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臣今來所奏只是申明

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令六百萬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及未死之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

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為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為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又言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舩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

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敗破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謬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

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剝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

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
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
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制也
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
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
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
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饑
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

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所官不過一員未委何如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律破敕苟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

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七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

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
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
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版動
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
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
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
却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
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

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
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
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
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
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
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斛面決難
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
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

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
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
石蓋是朝廷損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
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
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
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
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
得以隨船為名違條勒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

準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
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
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
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
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剥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
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
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
南饋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

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剥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一準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棧到岸檢納稅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

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鑲通津門準此一準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鹽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違例約唱稅錢事理甚明右謹件如前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饋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盜賊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為家既免拆

賣又常修葺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畧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豐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

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謂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貼黃稱本州已具轉般倉斗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

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斗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折欠愈多若斗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斛面兵梢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斗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今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減刻隔落為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又貼黃稱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許諸

色人告捉會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為賞又支
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類費用浩大然
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
減却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錢一萬貫綱梢飽暖官物
自全其利甚大

墓誌云朝廷從之當檢詳

又言臣近者論奏江淮糧

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之由起於
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朞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
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

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斗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望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為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饋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為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為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數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斗皆以到發

運司實數為額而發運司獨不即到京及府界實數為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雀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

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
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
人作弊侵擾綱梢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
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
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為勾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
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
船為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
許決徒以上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

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為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饋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救錢糧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救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

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便立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為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網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從之

徽宗實錄蘇軾傳云軾知揚州發運司主東南漕先是漕挽聽其私載往往視官舟為家以時修葺故所載卒無虞近歲嚴私載之禁舟壞人貧公私皆病軾奏乞復故從之墓誌云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舟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

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困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傳蓋因墓誌也軾先以七月二十七日論倉法并網梢折欠又以八月五日論歲運額斛到京殿最今并三奏於七月末八月一日又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前奏已具更不別出李勇師友談記亦載此事今附見勇云國朝發網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梢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却日折筭於逐人俸糧除之蓋以船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為小人之啗利有以役之也借支口糧雖明許之然漕運既速所食幾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導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物既為所併而網兵搭附遂止過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無所啗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為交量往往鑿竇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

鞭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令犯人逐月剋糧填納豈可
敷足張文定為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
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為揚州嘗
陳前弊於朝請罷緣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
然五十萬之關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效也淮南
楚揚泗數州日刑網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
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八月壬子朔詔諸軍已自毀傷避征役者不以首免 中書舍人孔武仲言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乞罷侍從官轉對而專責以朝夕論思之効朝廷尋已施行臣以謂論思者侍從之事然苟不持之以法度則

責無所歸言與不言各從其意論思之效果安在也昔唐太宗聞直諫則獎激之久不言事則誚薄之風聲所感羣下自勵是以終貞觀之世中外無壅蔽之事朝廷無佞媚之臣政理之効優出近世仁宗皇帝嘗御迎陽門親策羣臣又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八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事之要嘗謂輔臣曰近日上封章言政事得失者何其少也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英宗皇帝嘗謂范純仁曰近日風俗可嘉羣臣能屢來言事如此人

君曰有益矣仁祖英宗汲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稱頌昨日陛下親御經筵講讀官進對凡預講讀者不過五六人陛下聞其規戒之言亦多矣況侍從官不止五六人其能言天下之事固多患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遠稽唐太宗及仁祖英宗勤求人言之義近推經筵許侍臣進對之意輪流侍從官一人以次進對令各陳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轉對之法雖廢而論思之責猶在也

五月十八日八年
正月二十一日

錄
搖

人田忠穩男洪照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
京賜州

癸丑都水監南外丞李孝博言黃河埽岸夏秋水漲由
往來偷折梢木遂成墊陷今欲乞每埽各置二百斛船
兩隻般運修河物料遇夜於埽下巡視詔南北兩丞地
向著埽岸每埽各置船一隻餘並從之

新無

遣中使賜

修河官兵特支茶藥

政目二
日事

甲寅秦鳳路經畧司言秦鳳州達隆堡安遠寨守禦人

足用請罷鳳州梁泉縣差來保甲從之 管勾成都府

等路茶事閤令言熙州獲人戶趙世亨造假名山茶二千餘斤從不應為重斷罪不足懲艾欲乞應於禁茶地分造偽濫茶許人告捕除依治平陸行路通商茶法斷罪理賞外其犯人送禁茶地分鄰州編管從之

新無

乙卯知大名府資政殿學士張璪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 吏部尚書資政殿學士王存知大名府存自揚州召入為吏部尚書才暮歲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

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厯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老不許求補外既除大名辭之改杭州

存改杭州在十二日今并書存論朋黨據本傳蓋因曾肇墓銘也

樞密直

學士趙彥若為國史院修撰

七月十七日已有修史之命

召輔臣

觀穀于後苑

丙辰詔宗室犯私酒尊長應取旨者止坐本位同祖尊

長尊長自犯即坐本宮同祖尊長

蘇轍為中丞時嘗有論列

臣僚

言伏見法寺斷大辟失入一人有罰失出百人無罪斷
流徒罪失入五人則責及之失出雖百人不書過常人
之情能自擇利害誰出公心為朝廷正法者今乞於條
內添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
比失入一人從之

記得此有駁論者當檢附

蘇軾言準元祐三年

八月二十四日敕陝西轉運司奏準敕節文賣鹽并酒
稅務增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

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赴辦課利戶部狀欲依本司所
乞並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
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
一釐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欄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
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
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
給一釐具如右臣聞之管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為卑賤然搢紳士

人公卿胄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
四維掊歛刻剥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
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
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
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剝而官
吏刻虐不為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
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為刻
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囊橐

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即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
條貫仍乞詳察上件條貫於稅務施行尤為切害先賜
廢罷況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
明備不待此條方為勸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
敕廢罷諸路人戶買撲土產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
以至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虐害臣既親被詔旨仰緣德
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從之

元豐七年六月辛卯初從京西

漕司請詔稅務年終課利增額依鹽酒務賞格軾此奏
蓋得請紹聖又改之據軾奏狀八月五日上時猶稱知

揚州軼七月二十日已除兵書但未受命故
但以知揚州論事也今削去知揚州三字

丁已祕書丞呂希純為著作郎充國史院編修官希純
以父名著及修國史范祖禹乃親妹之夫辭詔依舊祕

書丞充編修官

此以栖畝志增入

左朝散郎韓治為太常丞

十六日吳立禮云云

太常丞孫諤權利州路轉運判官

十六日吳立禮

云云

熙河蘭岷路經略使范育言措置河南蕃族利害

樞密院看詳有未盡事理其一河南所乞歸順部族有

無結幹磋所管族分結幹磋願與不願歸漢若其人與

鄂特凌古同意本不知族下有謀萬一手下自有兵馬必須用兵相敵乃是河南從此未得安靜未委可與不可先以輶揚烏爾事開說結幹磋使曉知禍福令其屬漢毋助鄂特凌古然後河南可以不招而定結幹磋其父被擒終有怨漢之意若未能聽服即河南部族如何可以招納其二鄂特凌古境內雖聞携貳終未得的實若便招其部族有無事體未安其三假令不問結幹磋強弱鄂特凌古存亡便築城招納願順之人緣夏賊未順若兩賊相

合以撓熙河何以枝梧其四順漢首領皆因包順送到
蕃字撫定之後本人必望主領河南一帶奏乞包順充
都首領緣今來河南一帶地分兵勢可與不可專委一
員管勾兼河南一帶見係結幹磋管勾萬一結幹磋果
肯順漢若並隸包順即於結幹磋未安或止令結幹磋
依舊管勾又於包順未便當如何措置可以誘激包順
用心勾當又使結幹磋樂為漢用其五約度到今來所
費不過三十萬貫緣向去撫定應部族首領以下請給

犒設之類及勅添城寨兵將諸色費用且以通遠軍熙
岷等州蕃部請給比較歲約添幾何既無鹽井坑冶等
課利又無民兵營田地即向去經費如何可以應副其
六今來招撫河南部族係令輸誠順漢所乞築城止是
洮州及以東地內今若如規畫之間一切撫定則地分
大段闊遠不委將來合為界處四至相望并去見今州
城堡寨約多少地里內岷州地里必更遼遠未委用與
不用更置城寨就近統制彈壓其七河南見屬西蕃大

小族分都計若干著望各在何處有是何族分已曾送

款是何族分未有歸漢之意各別繪圖以聞

舊錄云樞密院自元

年經畫西羌掇拾前人遺迹條畫計畧卒為空言致此
並不循服夏人尤察其虛文數犯邊殺畧不可勝計終
元祐不能定新錄辨云上文是樞密院看詳范育措置
河南蕃族利害有未盡事理因為七說問之務在審度
事勢招納降附今史臣忽如此詆之殊不可曉范育在
紹聖間獨以元祐時守邊有勞不附姦臣受賞此書載
樞密院看詳文字必其間有范育措畫已經施行者如
云卒為空言並不循服是育與有罪也此言本以樞密
院而實附范育其自相抵忤為多合刪五十二字要見
范育答此七問九月一日育云云却非此答二十八日
已卯育再具
事件可考

己未東上閣門使知蘭州种誼領保州團練使再任

詔諸路經畧司密諭諸將除嚴設隄備以防寇至外並
仰巡護人民先遠次近併力收穫若別無西賊侵犯不
得貪逐小利輕易出兵却致引惹損壞田稼先是有詔
許諸路擇利淺攻而邊將頻出兵討擄多殺老小慮諸
路貪功致寇故因防秋復加條約 太常寺言修廣聖
宮畢工所有真宗皇帝御容合行告遷歸殿 詔以禮
部侍郎曾肇為禮儀使

六月十八日肇為禮侍七月二
十二日禮書胡宗愈為禮儀使

不知何故
改差當考

內勘內臣黎元佐等

政目八日
事當考

白劄子

撥還泛差軍馬請受

政目八日
事當考

庚申工部言都水監奏今後一年起夫一年免夫等事
臣僚及諸路監司相度到有稱出錢免夫便或稱不便
者今欲乞去役所有八百里外更不科差五百里內即
起發正夫八百里內如不願充夫願納免夫錢者聽緣
納錢日限內一半係正月一半係六月仍乞令人戶據
六月合納一半錢數隨夏稅送納如出限尚未納錢數

與免倍納罰如次年合當夫役須得正身前去更不許
納錢免夫及都水監乞河防每年額定夫一十五萬人
溝河夫在外今相度除逐路溝河夫外欲乞額外定諸
河防夫共一十二萬人或工少夫多並於逐路量分數
均減如緊急工多分布不足須合額外增數令內外丞
別作一狀具着實利害保明以聞所有本路溝河夫數
並於管下以遠州縣均差趲那近裏州縣夫應副河埽
役使詔科夫除逐路溝河夫外其諸河防春夫每年以

一十萬人為額河北路四萬三千人京東路三萬人京西路二萬人府界七千人如遇逐路州縣災傷五分以上及分布不足須合於八百里外科差仰轉運司保明以聞仍自科元祐八年春夫為始餘並從之

新本刪要

壬戌鄜延路經畧使范純粹言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威明沙克為趙懷順均凌凌為朱保忠是也後來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為止遏據狀申陳省部亦無問

難遂改作漢姓如伊克為白守忠鄂欽為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改作漢姓如羅凌之子為周俊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攀援陳乞蓋是自來未有禁約致蕃部無故自便衷私撰改漢姓竊詳古者賜姓命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也今乃使外蕃種類無故自易姓氏混雜華人若年歲稍遠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族類也兼蕃族既自能改易漢姓即不以得姓為重朝廷旌寵之意恐有時而

不行須至奏陳乞立法止絕者欲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行旌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所有今日以前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各令依舊如允所奏只乞朝廷訪聞立法行下從之

純粹以七年八月十一日奏此二十

三日得請實錄於二十三日畧載此奏今全錄之仍移得請并附見此

癸亥兵部狀檢準元祐貢舉敕寺監長貳各許奏舉武舉一人今來御史臺等處牒到祕書少監二員即係祕書省官本部看詳稱省者在寺監之上兼逐官亦係少

監今相度秘書省長貳欲並關報各許保奏武舉一人

從之

法冊八月
十二日敕

乙丑江西轉運司言諸路監司承朝旨差官置司推鞠其所差官仍躬親被受合為制使以制勘為名所有監司被受朝旨下本司差官置司勘公事合以推勘院為名從之 戶部奏準度支關準元祐七年八月一日敕節文戶部狀梓州路轉運司奏本路合預俵元祐八年分和買紬絹等價錢乞借撥常平錢奉聖旨許借常平

錢三萬貫其買到紬絹令提刑司拘管候轉運司收簇
到錢對行交撥關請施行者本部檢準戶部右曹令諸
他司借用錢物雖奉朝旨亦執奏今來所借常平錢有
礙上條伏候敕旨八月十四日奉旨特依前降指揮

降授通議大夫章惇知湖州

惇知湖州此據政目十四日所書實錄無之六年八

月十八日惇復正議大夫朱光庭繳還詔候一暮取旨今將滿一暮亦未復官但除郡耳八年十二月始復職

明年四月二十一日猶以降授通議大夫復左正議大夫拜相云

尋復提舉洞霄宮

此據

惇行狀附見不得其時行狀云服闋再除洞霄宮不載湖州應是惇辭湖州復請官祠也更須詳考之八年十

二月十六日復資政

是日詔太廟復用牙盤食先是每行祀事

並於禮料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呂希純為禮官嘗建議曰竊考禮經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鄭康成解禮運以薦其血毛腥其俎為薦太古之食以熟其穀薦其燔炙為薦中古之食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為薦今世之食又曰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荀子曰饗尚元尊而用醴酒祭饗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宋有天

下距商周之世千有餘年凡飲食器皿先帝先后平日之所饗用者與古皆已不同則於宗廟之祭不可專用古制亦已明矣故所設古器禮料即上古中古之食也荀子所謂貴本者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也荀子所謂親用者也而議者乃以為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而荀子有貴本親用之言竊慮議者又以為景靈原廟自薦常食則宗廟之祭可以專用古禮臣竊以為國家既建宗廟歲時

奉祀必求祖宗顧享非以為虛文也况如僖祖及孝惠等四后有但祭於太廟而不祭於景靈者乎國家於宗廟之祭非不尊且重也六官百司奔走承事然其所薦之饌乃非今人之所能食如此則望祖妣之來享後嗣之蒙福不亦難乎臣欲乞今後每遇皇帝親祀及有司攝事並依祖宗舊制每室除禮料外各薦常食一牙盤庶於禮義人情咸得允當於是始從希純之議云

紹聖元年

七月十九日罷牙盤據茶條會要乃是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從希純奏始設之今追書希純奏仍據希純栖

志
增入

丁卯以權兵部郎中杜純充皇帝賀遼國生辰使六宅
使郝惟幾副之權刑部侍郎王覲充太皇太后賀生辰
使皇城使忠州刺史張藻副之惟幾更名惟微避其國
諱也殿中侍御史吳立禮充皇帝賀正旦使內殿承制
閤門祗候向緯副之太常少卿宇文昌齡充太皇太后
賀正旦使供備庫使曹讀副之純以目疾辭權戶部侍
郎范子奇代之

二十

日子奇又以足疾辭行太府卿劉忱

代之

二十
六日

尋改差忱館伴高麗使人以刑部侍郎豐稷

代之

九月
二日

左奉議郎集賢校理陳察為江東路轉運

判官

八年四月十
四日為戶外

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伏覩知樞

密院韓忠彥長子治昨自左朝散郎秘閣校理丁母憂

服闋朝見未數日即除太常丞三省以其執政之子必

欲擇一優便見闕授之特為之罷一見任太常丞孫諤

出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其先授下本路運判陳察仍指

揮別與差遣除目初下士論沸騰且太常居九寺之首

以議論典禮為職平日揀拔人材最為重選孤遠寒士未易得之今孫諤到任曾未數月不聞自請補外而無故出之陳察亦係見任館職待次已及數月將欲赴任而無故罷之去二寒士而用一勢家搢紳之士所以為之不平伏望寢罷韓治新命改授一閑局或且令在館供職以避親嫌

太常丞集賢校理陳察權利路轉運判官在三月二十六日集賢校理左奉議

郎陳察權江東轉運判官在八月十六日韓治除太常丞在八月六日

已已詔河東陝西弓箭手自今應排轉承襲承替補職

付身文字除十將以下從經畧司一面給帖外餘悉令
兵部勘當上樞密院都虞候以上降宣指揮使以下降
朝旨令經畧司給牒 遼國令涿州移牒雄州稱奉遼
主旨夏使告乞應援緣南北兩朝通好年深難便允從
委涿州牒雄州聞達南朝相度施行詔雄州回牒涿州
具夏國犯邊事狀聞達照會

壬申御過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至王沿論引漳水灌
溉王軫以為不可讀畢上問顧臨曰沿軫所論孰長臨

奏釋沿軫所說意上曰是何說可行臨曰沿說可行上
宮中恭默不言唯講讀時發問他日右僕射呂大防進
曰臣側聞顧臨讀寶訓引漳河灌溉事臣謂大抵河渠
利害最為難明朝廷不可不詳知本末如本朝黃河持
議者有三說一曰廻河二曰塞河三曰分水今議者欲
以兩河四堤分減水勢兩河築四堤一河用二堤勞費
雖少後必決溢兩河四堤勞費稍增久可無患如漢武
帝時河決瓠子築堤障塞僅可支七十餘年本朝昨有

二股河分流水勢粗免河患後因閉塞一股併入一股

合流遂至決溢分水之利從可知矣今為四堤二河分

減水勢實為大利

舊錄云先帝順水之性北行故道大防主廻東流故有二堤四堤之議使

吳安持罷河北民力積土木為堤五年而成捍水東行未幾卒決而趨北大防輒因經筵肆言河事鈔法縱意穿鑿率無按據蓋由不學無術妄亂建明故立異意輕搖政本新錄辨曰上文議河三說大防之意以四堤為分水二堤合為回河四堤為是二堤為非今史臣以四堤二堤合為回河又兼鈔法詆之似不相類魚後來臣寮論吳安持等事已備載章疏此書乃專怒大防故凡有建明必蒙醜詆然其語太甚合刪九十一字

癸酉兵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蘇軾兼侍讀

七月二十三日除兵書今

又加侍讀不知已
入朝未也當考

詔令御史中丞侍御史并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各同舉臺官二員以聞 戶部言成都府

等路茶事司奏先被旨於本司錢內撥二百萬貫充額

定本錢太少詔令撥三百萬貫充其餘剩錢物除年例

合該支使應副外餘並以金銀見錢關本路提刑司拘

收封樁每季依條具帳供申 鄜延路經畧使范純粹

言第三將皇城使解元忠部兵至星布部與賊鬪敵獲

級一釐以上將還為賊所追衆兵爭路奔潰元忠單馬

間道還寨歸罪所獲生口斬之不報帥司又移易公使
錢詐作犒設支用及分遺王普以下囑其勿言詔解元
忠為累立戰功免勘特追兩官勒停仍初叙展一期

乙亥左司諫虞策請詔沿邊帥臣密戒將官撫養士卒
凡軍中剝剝一切橫費為士卒害者止之又言西賊萬
一大入一路之力不足枝梧而諸路帥臣勢均力敵不
能相援望嚴敕帥臣牽制策應他路並先精講必勝之
策悉力一心迭相為用若實有牽制策應之利不能精

慮悉力將官依法帥臣降黜從之 廣西經畧司言前

東頭供奉官邕州永平寨監押蘇佐自交趾與故邕州
駐泊都監供備庫副使曹春卿妻李氏等一十七人泛
海逃歸詔蘇佐并家屬等九人令廣西經畧司候審問
訖給還遞馬驛券優與盤費差指使一名伴押上京餘
八人令在彼安泊優加存恤仍具合如何安排以聞

月二日佐等授官
元陷沒時當檢

丁丑召河東節度使致仕潞國公文彥博太子少師宣

徽南院使致仕馮京太子少傅致仕韓維入陪郊祀

戊寅吏部言見使闕內諸宮院教授一十一處自來少得應選之人致差注不行詔令後諸宮院教授闕並歸中書省差 開封府言準勅遇大寒風雪之日支俵乞丐人錢特就官私貧院支俵緣此凍餒病悴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然措置條約有所未備今相度欲乞十月以後下諸廂抄劄人數給散牌子執收每遇支散月分乞下吏部預選差定經任小使臣二十人準備與諸廂

使臣等分定地分如遇合支俵月分自早親詣貧院逐處俵散約限至午未時已前了當如有死亡及逐時增添人數並晝時申報本廂使臣抄上姓名照會從之

新無

荆湖南路轉運提刑司言體訪得本路役兵蓋因裁減人額請受則例後來役使頻併迫於饑寒或差出他路不支請受或兵官不能舉職使勞役不均是致逃亡雖有法禁多不遵守詔諸軍差出合請口券或分孽請受者雖在別路並聽挨排月日勘請官司以時給遣

已卯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得齊暖族供備庫副使烏
戩新雅克狀聞鄂特凌古惡溫錫沁向漢以邈川獻與夏國
方使人召錫沁令赴青唐又鄂特凌古疑森摩族黨叛已
者殺其大首領溪魯爾羅巴等三人朝廷以溫錫沁與
鄂特凌古久已不協外雖往來內實猜貳常疑錫沁為漢
間已其所傳探雖未必的實緣錫沁先已許至鄂特凌
古處及鄂特凌古方憂內潰欲陰結夏賊自固萬一錫沁為
鄂特凌古以計拘留或為羅巴等陰有殺害夏賊乘之以

襲取邈川則西賊展界遂至河州從此漸窺河南諸羌
為患不小詔范育約度溫錫沁如未往青唐即以勾當
別事為名差人至錫沁處仍以所聞作帥臣意密委差
去人面諭錫沁令自謹備毋輕易出入以防他虞并令
范育相度若夏賊果攻邈川救之則阻河不救則錫沁
素忠於漢難以坐觀不為應援又失邈川並生邊患仰
深計熟慮豫為方畧密具以聞范育再具到洮州青藏
等處修城招納河南部族未盡事件樞密院言鄂特凌古

近累乞漢家久遠不侵占蕃家地土文字經畧司已委
曲回荅云汝但不於漢界作過我漢家自是於蕃界別
不生事方西夏未順日嚴邊備若先自違約招納河南
生羌不惟失信於外國又與西蕃生釁徒使兩賊相藉
合謀腹背為患深為不便除洮州界修建城寨自合依
本司奏候夏國疆界了當西蕃部族一向寧息別議興
修外詔范育疾速誠約緣邊不得擅便招納西蕃部族
却致引惹生事如有密諭誠款之人即仰多方存恤以

意羈縻婉順發遣依舊住坐育尋遣使諭邈川未至而

溫錫沁溪巴烏遂往青唐果為鄂特凌古拘留

青唐錄載此事於六

年六月誤也今改之青唐錄又云漢使未至青唐溫錫沁溪巴烏已為鄂特凌古拘留范育所差人蓋往邈川諭溫錫沁父子勿往青唐也今稍刪潤修入八月六日丁巳七事可考

知襄州集賢殿修

撰章衡知河陽

二十

八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楊汲知襄

州

十一月二十四日改越州

太僕卿直龍圖閣謝卿材為江淮荆浙

等路發運使

是月詔降授皇城使管勾靈仙觀宋用臣叙遥郡刺史

外州任便居住中書舍人孔武仲繳還詞頭不行

此據政目

二十二日宋用臣叙遙郡外州住二十四日孔武仲繳用臣詞頭按武仲及用臣傳並不載此今姑於八月末著其畧須細考之六年閏八月庚辰紹聖元年七月丁卯合參照